

一壶一世界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1990年出生的陈英泽从小喜欢画画，大学时就读南京艺术学院金属艺术专业。成立“南作器”工作室的第二年，他就从南京搬到了景德镇。三宝村，老旧的房屋，隐世的小院，四个小伙伴带着猫和狗，带着大大小小的工具、材料和“趁年轻还折腾得起”的心，沉醉在每日打银的声响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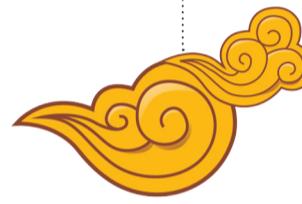
备料、熔料后，软化的银块迅速延展开，用木桩凹槽打成片状、裁圆后，锻造是整个银器制作过程中最耗时的一步。大型（大体）的型准（型的准确度）需要对线条敏锐的把握，铁锤和火枪是必备的工具，反复穿插退火软化处理并捶打，一个壶的成型，可能要十万锤，可能要几十万锤。在壶纹上，陈英泽调侃自己团队的风格是“瞎搞”。国画中的笔墨千秋，一枝一叶的清秀素雅，怪石嶙峋的千沟万壑……东方趣味与中式写意在一把壶上演绎天地世界的万种风景。

“我一直觉得材料本身是有性格的，”陈英泽说，“相比起来，铜的可能性是丰富的，热氧化或包浆后，会拥有千变万化的颜色，而银一般就是白色的；铜在加工时较脏，银在加工时较干净；铜是厚重的，有某种朴素的气质，银毕竟是贵金属，带着贵气，但又不像金，有似火一般的强势感；金像个雍容华贵的妇人，银就像个江南女子，干干净净、清秀秀气，银在我心中是柔软、干净、温和、内敛的。”也因此，手中的温柔或暴戾，都会影响壶形给人的感觉。手工艺是有温度的，作品的样貌，能体现人是用何种状态去对待他手中的事物的。

一锤一砸间，有时如画笔铺陈，有时如雕塑刀建构。陈英泽团队自觉创作的自由度比刚开始更高了：“学了这个专业，越学越觉得自己只能做这件事了。”这不是一种对生命可选择的价值狭隘的体认，而是用时间和精力换来长久的熟悉之后，终会发现，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和信赖。



炼心造物



好的朋友，一锤一制间，自己也有了造物者的脾气。



QA 生活周刊 × 陈英泽

Q：分享一下2018年的心愿清单。

A：应该没有大的改变，会继续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在原有的基础上多做一些创作性的作品，加一些比较个人的灵感。

Q：写一句话给和你一样热爱生活的朋友。

A：浪费时间在自己喜欢的、美好的事物上，是值得的。

陶土有本心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“习炼手心、理解泥料”是乐子砚形容自己暂忘设计师身份、尝试制作陶器的状态。陶瓷从最开始是一门和泥料打交道的艺术，泥料本身柔和、可塑性强，但泥料也有自己的脾气。“我很喜爱泥料这种内在的个性，”她说，“陶艺必须充分理解水、土、火的力量。”到现在，乐子砚都不会去选择没有任何质感的泥料，尤其是陶泥使用得更多一些，瓷泥少一些：“不同的泥揉在一起是很有趣的。我喜欢有颗粒和杂质的泥，像服装里的棉麻或是夏布，亲切温和、不失雅致、经久不褪，积累了使用痕迹后更加出色；而景德镇当地是硬质瓷，接近丝缎，瓷泥比较精致，讲究透、亮、白，越接近玉质越佳。做个粗略的比较，瓷与陶土烧制后的不同，如同国画中工笔与写意的关系。硬质瓷的美类似文人画，我选择的陶，更接近穷禅僧们的大写意山水墨迹。”

2014年，乐子砚在景德镇三宝村租了一处村屋埋头创作。每个器型的制作数量每次都控制在几十个以内，主要集中在碗，略有一些公道杯和小皿碟。做食器与做别的容器的不同从和泥就开始了，食器更注重安全性和手感。安全性方面而言，食器的选材挑剔，需要成熟、安全的釉料。“食器不像花器，花器重视质感，材料更可以大胆变化。”乐子砚说。

在乐子砚看来，食与器是一种静止与流动的关系。食物源自自然，随时节变化，一岁一岁地交替，是流动的时间；器物来自人的智慧，千年的生命脉络是静止的观照。食与器相互依存，器物是山，食物就是漫山的植物和流转的溪流。



QA 生活周刊 × 乐子砚

Q：2017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A：完成了与日本陶艺家的合作交流展“和合之美”，过程中认识了备前烧工艺，得到了日本陶艺家的鼓舞，更坚定了信念。成一事而进一步，这是2017年最大的收获。

Q：写一句话给和你一样热爱生活的朋友。

A：像植物一样对待自己的自由生长，生机蓬勃，又不失平静，无惧风雨。与君共勉，追随光，继续做会呼吸的植物吧。

